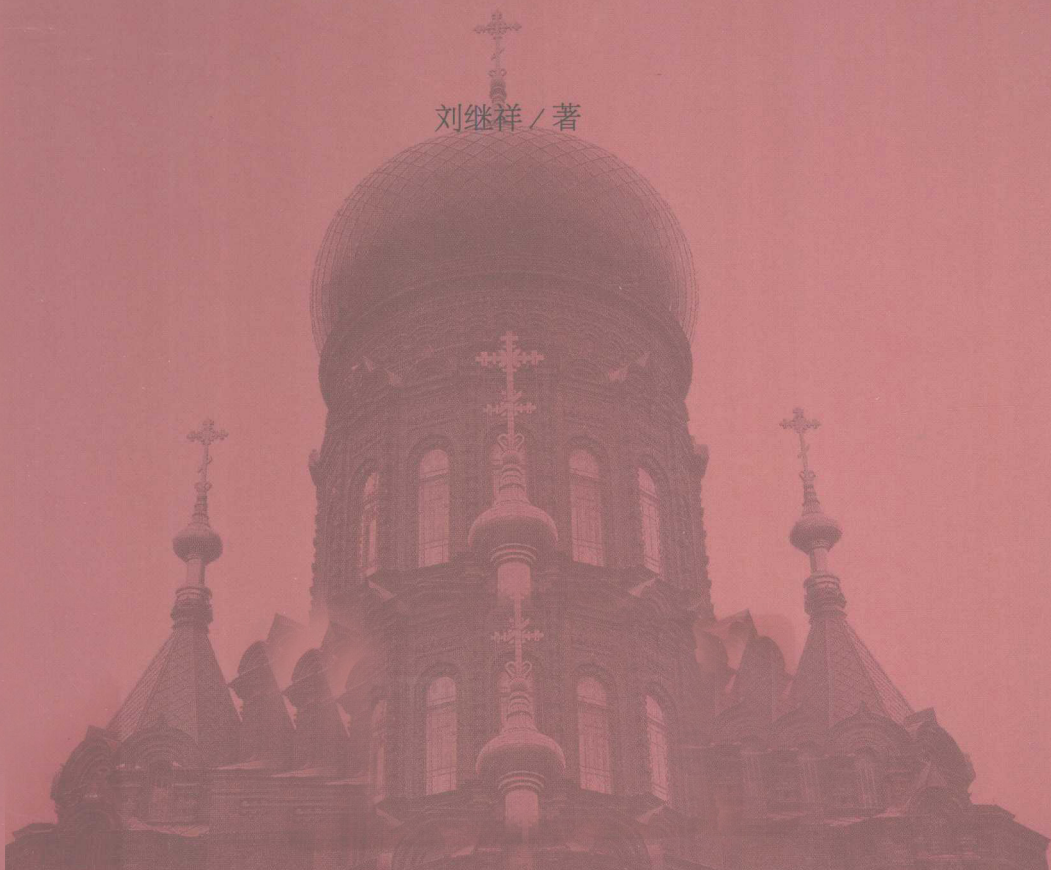


松花江上
大型系列文学丛书

心 泣

刘继祥 /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心 泣

刘继祥 / 著

(京)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心泣/刘继祥著.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2.7

(松花江上大型系列文学丛书)

ISBN 978-7-5153-0810-4

I. ①心… II. ①刘…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12467 号

责任编辑: 程黛眉

装帧设计: 瞿中华

出版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 编: 100708

网 址: www.cyp.com.cn

编辑电话: 010-57350521

门市电话: 010-57350370

印 刷: 三河市君旺印装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00 × 1000 1/16

印 张: 13

插 页: 2

字 数: 19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7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6.00 元

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57350337

西门市有一家报纸，叫《西门日报》。

肖寒非大学一毕业就应聘在那儿当记者。每天都要骑着他的自行车“流窜”于西门的大街小巷寻找别人的隐私或者隐私的蛛丝马迹。

他要用手里的笔，把西门市那些隐藏在黑暗中的魑魅魍魉、妖魔鬼怪，统统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又是一年“3·15”，消费者权益日。

这天，肖寒非的任务是去暗访一家名叫“赛甘露”的酒业公司。

同去的还有肖寒非的搭档，报社新来的见习记者晃晃，一个口齿伶俐冰雪聪明的新潮女孩。

肖寒非和她一道采访，晃晃从来都是打的士来去。

寒非有点儿纳闷，一个女孩，年纪轻轻，哪儿来的大把银子花？

那一天阴沉沉的，雨老是欲下不下的样子，出租车绕来绕去，转了好半天，总算找到了那家“赛甘露”酒业公司。

肖寒非叫出租车停在稍远的地方，便和晃晃冒充酒贩子，装模作样走了进去。

“赛甘露”的大堂冷冷清清。

只有一个穿着西服套装的女孩坐在前台，聚精会神地看着一本厚书。

她叫叶青。

请记住这个人物，因为后面的故事，有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了她才好看起来。

不过，此刻肖寒非还不知道她的名字，也不知道这个女孩在以后的日子里会对他的人生发生那么重要的影响。

一本正经地开始洽谈，叶青找来了业务经理，肖寒非表示“他的酒楼”需要买进一批该厂的产品——“赛甘露”。

一番讨价还价之后，成交。

忽然，肖寒非节外生枝，非要看看酒厂的加工工艺。

经理不允，要求他们马上离开。

僵持之间，天空下起了瓢泼大雨。

经理说：赶紧走，防火、防盗、防记者！别以为我看不出来你们是干什么的。

然后就不见了。

大堂里只剩下肖寒非、晃晃和叶青三个人。

待了一会儿，肖寒非说上厕所，溜出了大堂，顺着曲曲弯弯的走廊走过几个门，找到了加工车间。

车间里，几个工人在加工假酒。

肖寒非拿出藏在衣服里面的照相机，偷偷地拍下了勾兑假酒的场面，还有堆在地上的工业酒精酒桶。

忽然，有人在肖寒非的后背轻轻地拍了一掌。

回头一看，竟然是叶青，她将一把雨伞递给了肖寒非。

她说：经理叫保安抓你们来了，快跑吧！

肖寒非说了一声：谢谢。转身进了大堂，拉起晃晃，撒腿就跑。

进了出租车，就见经理带着保安已经追了出来，边追边喊：站住，把相机留下。抓住他们，别让记者跑了！

出租车飞也似的开跑了。

车里面，晃晃兴奋异常：胆小鬼，怕什么，开回去，迎着他们开，看看这几个造假酒的小毛贼能把我们怎么样……

途中，晃晃的手机来电，接起来，是个男声，约她吃饭。

出租车绕道酒店，撑着叶青的雨伞，晃晃消失在雨幕之中。

回到报社，肖寒非奋笔疾书。

下班之前，一篇报道完工——《赛甘露还是开塞露》，图文并茂，绘声绘色。

送到总编手里，总编大悦，挥笔签发。

新闻见报。

肖寒非非常受用！

肖寒非的家非常简陋，一桌一椅一床而已。与众不同的是，他的房间里到处是书，是资料。

四壁墙上，粘贴着一些老电影的海报和老明星的照片。

他的书大部分也是关于老电影的资料。

肖寒非是一位老电影的超级粉丝。

他还在创作一部有关老电影的专著——《激情岁月》。

肖寒非在西门几乎没有亲人，相依为命的奶奶刚刚去世。

奶奶的去世，打乱了《激情岁月》的写作计划。

在西门，他还有一个“梁子叔叔”。

梁子叔叔和肖寒非没有血缘关系，不是亲叔。

梁子叔叔的大名叫梁鹏，是肖寒非父亲的生前好友，五十多岁的样子，奇奇怪怪的一个老头子，一辈子没有结婚，当然也就没有后人了。

梁子叔叔只要外出，总是骑辆车子——那时私人轿车还没普及，一辆老式赛车，那车的车龄差不多和梁子一样的老，懂行的人说是德国进口的。

骑进口自行车的梁子叔叔，还有一个更好确认的特点，油头。本来是已经花白的头发，经他焗油，总是黑黝黝的，一尘不染，纹丝不乱。

梁子叔叔很富有，一个人拥有一座大宅子，他在里面过着很精致的生活，西式装修，西式家具，还喝红酒，磨咖啡豆什么的，挺时尚挺小资的一老头儿。

梁子叔叔也有恶习，抽烟，酗酒，肖寒非批评他，梁子总是用一个寓言般的理由反驳说：我不搞女人，不赌钱，再不抽点儿喝点儿，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梁子叔叔的日子过得寂寞，他就从一个远房的什么亲戚哪儿，领养了一个女孩，名叫萌萌，还在念高中。至于是什么亲戚，肖寒非也说不清楚，反正那女孩高兴了就叫他二大爷，不高兴就直呼其名，叫他梁子。两个人的关系，不冷不热，全无亲情可言。

梁子叔叔吝啬，精打细算，一分钱掰成两半儿花。举一例，梁子叔叔出门，从来都不花钱买水喝，自备一只矿泉水空瓶，路过哪家机关或者银行营业所之类备有饮水机的地方，接满一瓶，揣进怀里，带在路上饮用。所以有人说，就是一只癞蛤蟆经过梁子叔叔的手，他也会挤出几滴蛤蟆尿来。梁子叔叔就是一个威尼斯商人的现代版。

那一天，梁子叔叔参加了西门市的一项公益长跑活动。

梁子跑完了全程，而且是老年组第一名。

拿了第一名的梁子叔叔向采访他的记者借来手机——就是手机刚刚问鼎大陆，别号大哥大，可以当作板砖用来拍人的那种。手机打给肖寒非，说他得了第一名。

肖寒非表示祝贺。电话里，叔侄两个还讨论了为肖寒非奶奶骨灰移灵的事情。

肖寒非的奶奶半年前去世，骨灰一直停放在火葬场的安息堂里。在梁子叔叔的帮助下，肖寒非在一所公墓为奶奶选了一块墓地，刻了一块墓碑，愿辛勤一生的奶奶入土为安。

但是，梁子叔叔不会想到，肖寒非在整理奶奶遗物时的一些意外发现，让他心里涌起了多大的波澜……

从打肖寒非记事起，奶奶还有梁子叔叔，不知多少次地痛说革命家史，告诉他爸爸妈妈的故事，还有他们双双弃世的原因。

在奶奶的遗物里，肖寒非发现了几张莫名其妙的老照片。照片是肖寒非的父亲与一名漂亮的年轻女子的合影。两个人在一起非常亲昵，那个时代，只有夫妻才照这样的合影。这女子不是肖寒非的妈妈，至少不是奶奶和梁子叔叔告诉他的那个“妈妈”。

在奶奶和梁子叔叔的故事里，爸爸妈妈是一对恩爱夫妻，妈妈是乡下姑娘，爸爸是知青，两个人是在青城县边远山区插队时相爱的。后来，父亲回城，母亲也跟随进城，并在此后不久生下了小寒非。再后来，父亲母亲因为保护国家财产，双双殉职。爸爸妈妈生前的照片肖寒非在奶奶那里见过，那时爸爸还在插队，与他合影的妈妈留着长长的一条大辫子。这使肖寒非想起李春波那首名叫《小芳》的流行歌曲。虽然，肖寒非的记忆里没有这位妈妈的任何影子，但他总觉得李春波的《小芳》唱的就是他妈

妈的故事。而且，在奶奶和梁子叔叔的故事里，爸爸和他乡下的“小芳”生死相依，恩爱无比。

可是，照片上的那个女人又说明了什么？

一个巨大谜团在肖寒非的心里弥散开来。

奶奶的骨灰安葬在墓地里，老人家终于入土为安。

梁子叔叔带着他的萌萌来了，肖寒非的一些同事也来了，当然里面还有晃晃，引人注目的还有耿晓勇和他的一家。

直到现在，耿晓勇还是第一次和我们见面，所以需要介绍一下。

耿家来的是三口人，耿晓勇、他的媳妇李丽萍还有他们六岁的儿子耿猛，父子俩的名字，一勇一猛，合起来取其父勇儿猛之意。当然，这样有味儿的名字还是出于肖寒非的手笔。

耿晓勇不仅是他儿时的玩伴儿和中学的同学，还是他推心置腹的挚友。

这一家人在人群中颇为显眼，两口子蓝领，窘境彰显。

耿晓勇以前是一家国营大厂的卡车司机，后来下岗，现在替一位私家老板打工。老板从南方向北方贩运蔬菜，一个长途跑下来就要一个星期，所以他们夫妻俩是聚少离多，常常十天半月见不上一面。媳妇李丽萍从前也是国营商店的营业员，下岗也有好几年了，现在在菜市场摆摊儿卖鸡蛋。好在，六岁的儿子颇不简单，从小喜欢音乐，三岁那年，耿晓勇花了一百多元为他买了一架电子琴，到他手里，居然无师自通，叮叮咚咚地弹出曲子来。后来，耿晓勇为他找了一位键盘老师，成绩更是突飞猛进，六岁时候，已经在西门市的少年儿童器乐大奖赛里拿了几项大奖。为此，贫贱夫妻颇为自豪，从此把培养儿子当成了生命的第一要务。

晚上，肖寒非心绪极乱，梁子叔叔怕他睹物思情，就叫他住在大宅子里。

梁子叔叔的晚餐弄得非常精致，两个人还喝了一点酒。

话题又回到了往事，回到了肖寒非父亲和母亲悲惨而壮烈的死难上来。

这些故事肖寒非不知听过多少回，每一回听过他都像样板戏《红灯

记》里李铁梅听奶奶痛说革命家史那样，有一种英勇悲壮的感觉，对死去的父母敬佩不已。

梁子叔叔说，父亲和母亲是在二十多年前的同一天去世的，那时的肖寒非非常之小，还在襁褓里没有记忆的能力。

二十多年前的中国，还处于那场“文革”浩劫的震荡之中。

二十年前，肖寒非一家不在西门市，住在离西门几百公里的青城县，父亲生前是县里银行一家营业所的副所长。母亲是县里国营大厂的财务。那一天是厂里报销的日子，母亲到父亲的营业所提款。那时候，世道虽不太平，但人们好像对政治更加一往情深，所以贼们也好像没有现在这般猖獗。因此银行营业所这样的金融重地也没有保安、经警一类的警卫。

母亲是一个人去提款，在这之前，母亲经常这样，即使胆怯，但到了营业所父亲就可以保驾了，每一回提款回厂都是由父亲护送回去。

像每次一样，取完款，母亲提着装钱的袋子前脚从营业所出来，父亲后脚也跟了出来。

两个人说说笑笑不知不觉地走近了一片树林夹道的僻静路段。

灾难发生得很突然。

两个手持铁棍、匕首的黑影突然向他们猛扑过来，对着他们就是一阵乱捅乱打。

立时，两个人血流如注。

危难之中，父亲没有倒下，拼命反抗，搏斗中，抓住了歹徒手里的刀子。父亲的手立刻鲜血淋漓，忍着剧痛，父亲一手握紧歹徒的匕首，拼尽全力抵住另一个歹徒的棍棒，一边对母亲大喊：快跑！

母亲没有退却，反而迎了上去，喊道：我不跑，要死我们死在一块儿！要活我们活在一块儿！

父亲用身体紧紧地掩护着母亲，高叫着：别管我，快跑！

喊完，父亲像一头凶猛的豹子，用尽全力向握刀歹徒的怀里撞去，歹徒被吓得退了几步。

趁这点儿机会，身中数刀的母亲才向后面跑去……

为了保护妻子，为了保护国家资产，父亲直到母亲的身影跑远以后，在歹徒的又一轮攻击中倒了下来。

父亲死了，母亲后来也因伤势过重死在抢救她的手术台上。

但是，那笔钱，那一笔国家的财产却保住了。

过了几天，是耿猛的六岁生日。

肖寒非让晃晃陪着，转了几家商场，为孩子买了一架日产的“雅马哈”电子琴。

小耿猛欢天喜地，一曲曲优美的乐曲在他的指尖下源源流淌，喜得肖寒非连称天才，天才！这孩子，一定要好好培养，否则，岂不是暴殄天物，埋没了人才。

父亲耿晓勇乐得合不拢嘴，连称是！是！是！一定培养，就是砸锅卖铁典房卖地，也要把孩子培养成才。

后来，他们又去了一家饭店——三江春酒家撮了一顿。

3

肖寒非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在三江春酒家他又一次见到了叶青。

叶青现在是这家酒店的啤酒推销员。

因为“赛甘露”事件，叶青帮助肖寒非和晃晃逃脱了魔掌，被“赛甘露”的老板炒了鱿鱼，几经周折，又在酒店找了一份工作。眼前的叶青和前一次的叶青很是不同，一身的短打扮：短裙，短马甲，长靴，青春洋溢活力四射，况且又是旧友重逢，一种惊艳的感觉让肖寒非见了有些很不自然，脸红心跳，忍不住慷慨之心，一下子买了好多啤酒。

晃晃看在眼里，忍不住调侃，肖哥，好多的酒，喝不掉，隔夜放着，回头岂不酿成了“龙门香醋”。

肖寒非好像很怕喝不完的啤酒变成“香醋”，敞开喉咙，喝得翻江倒海。

谈的话也让晃晃有些莫名其妙。

在他和耿晓勇的对话里，说了好多小时候的事情。

最可笑的是，他们两个居然拍着脑袋回忆人生第一件记住的事情。

当然，记忆里依然没有父亲，也没有母亲。

这让肖寒非非常苦恼。

后来，来了一个卖艺的，吹萨克斯，肖寒非点了一曲《回家》。

好是凄凉。

一边听着的叶青也是伤感的样子。

离开酒店的时候，肖寒非递给叶青一张自己的名片，说有事可以找他。

晃晃在一边调侃说：记者，无冕之王，而且，肖哥还是独身王老五，钻石级独身王老五……

晃晃独立执行采访任务，第一次出马差一点儿马失前蹄。

采访的对象是一位三流歌星。

“三流”唱过几首流行歌，电视露过几次面，自命不凡，觉得自己红得发紫，无人可及。

这样的人物到西门来开演唱会，《西门日报》自然要报道一下。

任务派给了晃晃。

晃晃不以为然，打了个电话给“三流”，定好了采访的地点和时间。

到了时间，晃晃在“三流”下榻酒店的大堂里等候，“三流”却不露面，就像人间蒸发了似的，无影无踪。

晃晃又气又急，打电话向肖寒非求援。

肖寒非赶到酒店。他说：别急，等着，看他回不回酒店。

千呼万唤，终于等回了“三流”。

前呼后拥的“三流”见了记者，想起来答应采访的事情。连忙非常职业地摆好了姿势，等着晃晃和肖寒非拍照。

肖寒非偏不理他，拉起晃晃就往外走，嘴里面还连连抱歉说：拜拜，拜拜，拜拜拜！

“三流”说还没采访呢，怎么拜拜了？

肖寒非说采访结束了，当然拜拜。

“三流”大惑不解。

肖寒非说采访稿子已经写完了，明天见报。

“三流”问，没采访怎么写？

肖寒非道：直写。秉笔直书。写我们在酒店大堂苦等大驾的过程，就是一篇很好的报道。我们要告诉你在西门的歌迷，西门本地的媒体如何被你拒之门外，你是如何爽约如何耍大牌的，等等，等等。

“三流”知道不好，急忙道歉。

完成了采访，又捉弄了“三流”，晃晃心里痛快，就请肖寒非去玩了个痛快。

晃晃会玩儿，玩起来有瘾。

晃晃为人最真诚的表达方式就是“我请你玩儿！”

而且，晃晃任性，她想做的事情就没有不行，没有商量的余地，肖寒非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

在保龄球馆，他们遇到了晃晃的好几个朋友，里面就有人挤眉弄眼地说，晃晃这位帅哥好靓，是你的男朋友？

晃晃不承认也不否认。

晃晃在球馆里很有面子，所以晃晃很得意。

出了保龄球馆，肖寒非提议到“艺术影院”看场电影。

晃晃问他看什么片子。肖寒非说是老电影。

晃晃不屑，什么呀，老掉牙的东西，谁看？

晃晃建议，去吃宵夜。

晃晃点菜，一掷千金。

或是喝多了一点儿，不满酒店服务的晃晃与服务生吵了起来，还蹦出一些F打头的字眼儿。

在肖寒非的眼里，颐指气使的晃晃分明一个活生生“三流”的克隆转世。

肖寒非心里不舒服，闷闷地喝了好多的酒。

4

肖寒非开始实施他的计划。

他要解开自己的身世之谜。

先从报社的资料室开始，查找七十年代《西门日报》，看看是不是报道

过父亲和母亲的英雄事迹。

青城县在行政上归西门市管辖，如果发生过那样可歌可泣的事迹，应该有所反映。

很可惜，没有。

然后，骑着自行车，他在西门的大小图书馆转来转去，专门查阅那个时代的相关资料。

晃晃接到一个电话，是妈妈，非常严厉地要求她，马上从现在的住所搬回家去。

晃晃拒绝了。

接过电话，晃晃心情降到冰点。

晃晃就是这样的人，从快乐到郁闷没有过渡，说变就变。

解决的办法也很简单，玩儿。要么运动，泡澡，按摩；要么找朋友撮一顿，哭诉，牢骚；或者干脆到 KTV 包房，声嘶力竭，大喊大叫。

不过，今天她只想见一个人——肖寒非。

这几天晃晃没有见过肖寒非，约他，避而不见，还以为肖寒非不愿意理她，于是就想了一个办法。

晃晃传呼，肖寒非回话，晃晃就撒谎说她感冒了，怕打针，让肖寒非陪她去医院打针去。

搭档病了，理应关怀。肖寒非登门造访，还买了水果。

眼前的晃晃一塌糊涂。

头发乱七八糟，几天没有梳洗，脸上涂了什么美容的“涂料”，绿了吧唧，像电影里的美国大兵脸上的迷彩，恐怖！

肖寒非忽然脑海里冒出中学课本《木兰辞》里的一句话：“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

可这是什么？淑女，不该这样。

不过，晃晃的住所让肖寒非暗自吃惊，房间里精美的装修，豪华的家具，进口的电器都是肖寒非之辈在那年月可望而不可即的。

一种深深的自卑不由自主地浮上心头：我和她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人！

不知为什么，这种自卑感常常形影不离地伴随着他，即使是十几年以

后，肖寒非继承了一大笔财产，摇身一变，变成了“夔纹”文化公司的董事长，变成了凤凰城炙手可热的上层人物，这种心理还会莫名其妙地浮现出来，驱使他做出一些怪异的行为。

当然，他们不用去什么医院了。

绿脸的晃晃只想倾诉。

晃晃出生在一个令人羡慕的家庭。父亲是西门市数一数二的高官，母亲是西门大学的文学教授。两人只有晃晃一个孩子，视若掌上明珠。可见晃任性，不服管教，尤其是母亲的唠叨，晃晃觉得就像一个韶华已逝，行将进入更年期心理变态的老妇人一样，令人忍无可忍。于是就自作主张，搬到现在的住所里来，也算作离家出走吧。

不过，这座宅子本来就是父母给她准备的一份嫁妆，住在自己的房子里面算不算出走，晃晃自己心里也没底。

对于一心出走的女儿，晃晃的父亲母亲围追堵截，发动了数次围剿，可惜，都没有将女儿“出走”的念头消灭在萌芽状态。现在，木已成舟，宝贝女儿高举反旗，分庭抗礼，已成出走事实。

无奈，只得分工合作，有打有拉，母亲唱红脸，父亲唱白脸。

母亲，继续她的“唠叨”，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把个离家出走的成破利害，引经据典，反反复复不知说了多少遍，差点儿磨破了母亲的嘴皮子。

父亲则是另一副面孔。嘘寒问暖，而且公然行贿，送钱给她。

还有，现在报社的这份工作，也是父亲给联系的。

直到这时，肖寒非才知道，晃晃来报社实习，是不开工资的，没有报酬。

她在报社的一切活动，交通费，通信费，交际费等等，全部是晃晃的爸爸“个人买单”。

多么高尚的精神境界呀，多么廉洁的官员啊。

不知为什么，让肖寒非忽然想起了一句非常下流的俗语：阔小姐开窑子，不为挣钱，图的是个快活！

他妈的，怎么会这么无耻！肖寒非在心里狠狠地骂了自己一句。

发了一顿牢骚，晃晃就不再郁闷，亲自下厨，做了一顿“美味佳肴”。

什么土豆炒香蕉，什么快餐面炖鲫鱼。吃得肖寒非三天不知肉味儿。

离开的时候，天又下起了小雨。

晃晃家里什么都有，就是没有雨具。

找来找去，在垃圾筐里，找到了那天脱逃“赛甘露”叶青拿给他们的那把雨伞。

撑着这把伞，肖寒非走进了淅淅沥沥的小雨之中。

这把雨伞，成了肖寒非的心头之想。

犹豫了好几次，终于有一天鼓起了勇气去给叶青还伞。

“三江春”的生意还是那么兴旺。

可是，啤酒小姐里面却不见了叶青的身影。

一问，原来已经辞职了。

至于现在在什么地方工作，“三江春”的员工一概摇头，谁都说不清楚。

一个人，原来这么容易就消失了，拿着那把雨伞，肖寒非怅然若失。

后来，他还去过那家“赛甘露”酒业公司。

铁将军把门，大门上面还贴着封条，上面盖着工商局鲜红的大印，这是他那篇《赛甘露还是开塞露》的辉煌战绩。

5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

就在肖寒非“三江春”还伞之时，他千方百计想寻找的叶青，正在神情紧张地走过西门市第十八中学的院子，来到了校长办公室的门外。

敲了门，好半天才听见里面不耐烦地说了声：进来。

叶青惶恐不安地走了进去，心里面有一种大祸临头的感觉。

校长是一个肥头大耳的中年男人，厚厚的眼镜后面，一双呆滞的眼睛无精打采。

核实了叶青的身份，校长就开门见山，道出了召见的原因。

叶青的弟弟叶刚，就在校的高二年级就读，叶刚是班里的尖子生，学习成绩一直处于学年前三名，班里的老师曾经非常有把握地断言，叶刚肯定能考上重点大学。

叶青本人，也对弟弟的前程充满希望。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近一时期，叶刚学习成绩突然急剧下降，最近，大概有半个月的样子，居然逃课，去向不明。

叶青听了，立刻昏了头，结结巴巴地说，不会吧？他可是天天都按时上学下学呀，怎么会……

校长说，怎么就不会，难道当老师的撒谎不成！按照学校的校规，无故旷课一个星期，做开除处理。叶刚旷课已经超过一个星期，学校做出决定，开除他的学籍。

叶青觉得天都塌下来了，当时就哭出声来。

叶青说：校长，他还小啊，退学怎么办哪？让他上学吧，给他一个机会吧。

校长冷着脸说，这是校长办公会的集体决定，他一个人改变不了，你还是回去吧！

叶青失魂落魄，不知如何是好，两腿一软，“扑通”一声竟然跪在了校长的办公桌前，泣不成声：求你了，给他一个机会吧，校长。不把叶刚培养成才，我对不起妈妈，我没法向我妈交代。

校长被叶青的举动激怒了，突然一拍桌子，喝道：什么跟什么，哪儿跟哪儿呀？你简直，不可理喻！

喝罢，扬长而去。

叶刚果然是逃学。

这天夜里，叶青在家里等他，一直等到了深夜，也不见他的身影。

报警，派出所的警察倒是很认真，情况问得仔仔细细，可是没有意义，因为按规定，报告人员失踪，需要二十四小时才能立案。

警察十分同情地说：明天再不见人，才能立案，回家等着吧。

等待，绝望中的等待。

叶青心里面就像外面的黑夜一样，无边无际。

冥冥之中，忽然想起一个人来，再三犹豫之后，叶青翻出了在“三江春”肖寒非送给她的名片，跑到院子里的小卖店，用公用电话给肖寒非打了传呼。

可惜，已是深夜，肖寒非睡了。

他的传呼机设定在震动档，连续的几次震动，都没有惊醒他的好梦。

等了又等，一直等到没有任何的希望。

身心俱疲的叶青拖着沉重的脚步，爬上了自家的“小阁楼”。

这一夜，叶青眼睁睁地坐到了天亮。

第二天，起床以后，肖寒非看到呼机里十几条相同的信息。

按照留言打回去，那一端接电话的是小卖店老板。

老板告诉他是叶青的传呼，他还告诉了叶青家的地址。

叶青的家与其说是“小阁楼”，不如说是七层楼顶上的一座私建建筑。

想上去，先要爬完七层楼的所有楼梯，然后再爬上一架自制木梯，钻过楼顶上一个洞口，最后就是楼顶的天台了。

叶青的家一派赤贫，家里最值钱的东西就是一架市面上已经淘汰的9吋国产黑白电视机，其它一概乏善可陈。

看见肖寒非，叶青眼泪流了下来，呆呆地说：弟弟失踪了。

肖寒非说：别怕，我们找吧！

差不多找遍了西门所有的电子游戏厅，迪厅。

没有踪影。

再去公共场所，火车站，汽车站，还是没有。

肖寒非说这样找不行，没头苍蝇一样，乱撞哪儿成？

肖寒非和叶青转回了叶刚的学校，从他最要好的同学嘴里套出了真相，叶刚在靠近郊区的一家餐馆打工。

打的直扑过去，远远就看见餐馆外面一个烤羊肉串儿的摊子，乌烟瘴气，火星四溅，一个挥着芭蕉扇的身影，果然是那个蓬头垢面的逃学者。

逃学的孩子回家了，还是面临失学的问题。

姐弟两个，举目无亲，无依无靠。

帮人帮到底吧！

不知从哪儿来的勇气，那一刻，肖寒非觉得有一种使命感，让他觉得自己像上帝一样无所不能。

在晃晃那儿借了两千块钱。

信心十足地敲开了西门市第十八中学校校长办公室的房门。

那一天晚上，肖寒非和十八中的校长一见如故，相见恨晚。